

阡陌岁月

陪老爸看戏

(刀尖上跳舞) 戴相尚

邻村有戏。妻子说:你老爸那么爱看戏,快叫他下来看吧!

近年,不知道什么原因,父亲越来越留恋老家,除了一些特殊的事,不管怎么劝说,很少到我家。但有一点例外,只要听说有戏,他便放下手中的活,急急赶来。如果我们都忙,他便自己按我们说的地点找过去。

当天下午,父亲自己坐车去了邻村。我下午特地提前下班过去接他。虽说是在村老年协会门口,台中的布设得跟剧院没有两样,大操场正中摆放着长凳,供观众坐。

时间尚早,但长凳基本上坐满了人。我们好不容易在靠后的地方找了两个位置,静静地等待着戏的开始。

父亲对戏的嗜好,似乎很早时候就已养成。据母亲说,我年幼时,父亲曾跟着一家戏班,一连看了十七个晚上。那时的戏俗称“爬山戏”,剧情拖沓冗长,一场戏下来,往往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结束,加上回来的路程,有时他看完戏回到家,已是清晨时分。

晚上的戏叫《满堂红》。锣鼓一响,父亲精神抖擞。我一直弯着腰在

玩微信,余光不时瞥一下戏台;三个人物一个相、一个将、一个状元模样的依次出台。唧唧呀呀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父亲说:“陈家三兄弟,大哥是当朝宰相,二哥边关元帅,小弟新科状元当了驸马,他们急着赶回家给父亲拜寿。”

我一愣。学历与见识不能成正比,但我的确不知道戏台上的三兄弟在“自言自语”些什么,父亲却是懂得的。不止是戏文,他还有戏中的“舞台语言”——他能通过戏台上某个人物的细节,看出这个人的结局。

同是上京赶考,如果与妻子分手进场时,是头也不回地走出去,那这个人定是忘恩负义的,此人得中状元后就会忘记结发妻子,或另找妻子,或隐瞒实情而被招为驸马,最典型的也就是陈世美;而与妻子分手时在进场前,回过头来看一下或者重新出来和妻子说几句的,必是有情有义之辈,接下来的剧情可能是妻子在家受尽磨难,最后丈夫得中状元,荣归故里并为妻子出了恶气。

这些说法,父亲在我年幼的时候就已跟我说过,而且我一直铭记在心。读中学时,每次父母送我到车站,上车后我总会望着车站,直至峰回路转。我发现,不止是上京赶考,就是送行者也是一样,凡目送不见才回头的,必是至亲至情者;凡送上车即回

转的,是一般的亲戚;送至半路即回头的,是一般朋友;而连大门也不送出的,那是不可交的。

记忆犹新的是,我二十来岁时,一次周日回临海,恰见同村的莲回学校。她在大田读初中,当时读书还要煮饭的,要自带米,可能是她母亲觉得她还力单,就背着米要送她到车站。我说我也去车站,是同路,于是抢过莲妈的米袋,让她回家。莲妈最终同意了,于是我就带着莲,边聊边走。直到转弯处,按惯例,我转过身来看了看身后,却发现莲妈还站在桥头,手搭凉棚,正望着我们俩。我心中一热,对莲说:“你转过身来看下。”她转过身,我问你看到了什么。可能当时还没懂,她居然说没看到什么。我说你再仔细看看。她这才说我妈还没有回家。于是我因势利导,你有什么想法?忘记莲那天是怎么回答我的,但我却记得自己的说词,我是让她好好地记住这一幕,回学校后写一篇文章。

我不知道莲回校后,有没有按我的嘱咐以此事为题材写过文章,二十年多过去了,我却是牢牢地记住这一幕,一个母亲,一个平凡的动作,让我永生难忘。

不能不说,能发现这个细节,正是父亲从小从戏文中得出来对我的教育。这是自然流露的,没有任何

做作。《满堂红》中的杨秋生,上京赶考前与妻子难分难舍,是被母亲强行推开的,当数有情有义之人。戏文的结束,也说明这点的正解。

在父亲眼中,看戏还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。

他说,做戏的是疯子,看戏的是傻子。不管是疯子还是傻子,总之,演员往往很是投入,演悲剧时,唱着唱着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,不像现在的演员,要借助辣椒水或眼药水。而台下看戏的,也会随着剧情的起伏而大笑大哭。如果剧情悲伤而看戏的无动于衷,此人必心硬如铁;剧情悲伤而大笑者,必为恶人;剧情欢喜时在流泪者,可能负有冤情……

故奸人只看前半场,往往半途而走。因为大多数的剧情都是前半场说的是奸臣如何残害忠良,或主人公生活如何困苦,如何遭受迫害。下半场则讲翻身。奸臣看不得下半场,看完也是心惊胆战的。

关于这些,仅为父亲一家之言,没有印证过。但最后一点,对于现代人来说,很难成立,因为现代人已很少看戏了。就拿我来说,看完全剧的,可能只有这部《满堂红》。而且在观看的同时,更多的是刷微信,看新闻。

但不管怎么说,戏剧传递的是一种世道人情,却是无可厚非的。

文艺杂志

团圆山湿地

刘从进 (乡村吟咏者)

天台山是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终点站,始丰溪是天台人的母亲河,溪畔至今保留着唐诗里的生活。我经常在溪边走,却一直搞不清她的全貌,只能在隐隐约约中寻找她只鳞片羽的美好。

这是一片很小很小的湖畔湿地,小得只装得下一个秋天的中午。

一束阳光打在村口,晒得人想偏瘫时,忽然没入一片竹林。一条凌空栈道,铺在竹林的腰际,弯弯曲曲,隐隐幽幽。蓦然就想变身武林中人,“嗖”一下提腿飞到竹梢上;又让人想起当年竹林七贤在一片悠悠竹林里坐忘清谈,是怎样的一种潇洒。

轻轻地走过三百米的栈道,下到了湖畔,溪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有人在一块湖畔石上刻了一个草书“翠”字。

高大的枫杨树总是两三棵相抱而生,树底下一片空旷,空地上满是溪水洗白的小石子和沙沙落叶。一棵大树下坐着一堆石头,石头上飘着三碗杨梅酒的香。两三个家庭,六七个人在野炊,地上摊着毡布,石上摆着菜肴。

阳光斜斜骑在树上,躺在叶子上懒懒地睡,溜下来几只照着下面野炊的人,趁他们不注意,还偷偷地喝一点石头上的杨梅酒。喝醉了,就睡在石头上,石头小,被挤到了地上,跳脱着,像一只没有尾巴的兔子,在一片松软枯黄的落叶和白色的溪石上沙沙地行走。

此刻,时光柔软,肉体苏醒,我深深地沉醉,这分明就是法国巴比松画派那些经典画作的诞生地。“郊外的野水塘”“路边歇息的农民”“走在小路上的妇人”等。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一帮画家聚集在巴黎郊外的巴比松村作画,深度地进入自然风光和村民的日常中,形成了一个风格鲜明的画派,如今这个村子已成了举世闻名的艺术小镇。

一只胖胖的小狗一直跟在我的身边,既陪着我又为我领路。走得太近时,似乎怕被我穿穿了心思,顾自跑到水边玩,多像恋爱中的女人。忽然它看到了溪水里一条鱼在游,游出一串水纹。它前脚伏地,身子后倾,复起身欲跃入水中,终于没有;绕到边上想从一块溪边石上下去,还是不能。鱼儿一左一右地游,它前前后后地蹦跳,摇晃着溪边的一片野草小花。

湖边的小路发白,像草绳一样游走,像轻烟一样远去。远处一片青青黄黄的草躺在阳光下,像一张温暖的床。

一排六根钓鱼竿七十五度角地坐在阳光下,垂钓的人不知哪里去了。溪对岸站着一只白鹭,很白,白得像纪念碑。湖水淡喇,逐着它的身,却有一种打不动的重。它简直就是湖的丈夫,试图用它的一小片白盖住整个湖面。

这是个成熟而丰盈的季节,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中午,枫杨下,阳光照着溪的软。我有一种温暖,一种非人世的温暖,它卸去了我身上所有历史和文化的负担。我的周围站着人,却又仿佛不见人。缓缓地走着,突然想起一个小朋友来过这里后,写在作文里的一句话:“我发现自己竟然掉队了!”

在始丰溪和大雷山的崔雀溪、倒溪的交汇处,形成了一个圆圆的小山叫团圆山,山脚一个小村庄,住着二十多户人家。“三江口”的特殊地貌催生了一片迷人的湖畔湿地。为了造出这片湿地,大自然用坏了一百个类似的地方。

两山夹溪是钟灵毓秀的江南大地最典型的地貌结构,沿溪聚居是最古老的村落布局。人们依山傍溪而住,一溪如玉的清水是一条没有结的纽带。

千百年来,湖畔百姓在溪里洗衣捕鱼,溪边耕地播种,过着宁静朴拙、恬淡缓慢的农耕生活。两岸成熟的稻穗、苞谷在微风中摇曳;三三两两的农人劳作其间,不紧不慢。还有一两闲人在溪滩上遛弯。

我们的传统里,一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,然而走着走着,我们离开原初的家园太远了,我们以为自己能,只要往前走,一定有更好的生活等着我们。可是一路走来,非但没有过得更好,还发现伤痕累累。多少年后人们站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回望,心头泛起酸酸楚楚的情绪——我们想回去了。人们终于明白,灵魂可以住在水边、泥土里、木质老屋的檐下,却无法住在一台电脑和一只汽车轮胎里。

有五个来自大城市的人在此玩了一回,感动得呼天哭地——不想回了!竟然谋划着在村里开一个农家园,租了一些破败的老房子,改造了一下,在木质老屋的檐下种上芭蕉,小路上铺着荷花叶子的圆石,很有些田园的诗意。未曾想,引来了更多的水泥从林里的人,生意一直不错。一个饮茶的长廊边有一处从山上引下来的清水,整日长流,让我想起嵇康,隐逸竹林,与向秀一起打铁,“以自贻给”。他引来山泉,绕树筑池,打铁累了,就在池里泡一把。

圆圆的山峦,整齐的田庄、蔚蓝的湖水,房屋散布,炊烟袅袅。这是一个唐诗里的村庄,安详宁静。

这片湖畔尤其小,小得只够爱一人。

茶言观语

雪景

唐伯虎 摄

前两天,台州城区下了雪。人们开始谈笑,拿出手机,拍这漫天梨花飞舞的景象。古人赏雪,大抵是“绿蚁新焙酒,红泥小火炉”。今人会在社交网络上发雪景图片,并配上一两句诗意话语。对于雪的情感,古今没什么不同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

人间观语

幸福的样子

(流浪在杜桥街头的人间客) 项伟

“爸爸,幸福是个什么样子?”六岁的儿子突然蹦出这么一句来。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,幸福啊,就是你歪着小脑瓜,笑着叫爸爸的样子!儿子若有所思,而我却也陷入了沉思:是啊,幸福该是个什么样子?

偶然间看到网友小静写的一篇关于雪的随笔,其中用质朴、平实的语言,描述了她心中关于幸福的样子:冰天雪地里,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游戏,新衣服被弄脏弄湿,父亲找过来,一边训斥,一边将她冻得通红的小手握在自己的大手心里呵气取暖。而她则嬉笑着钻进父亲那温暖的怀抱里,并顽皮地给他挠痒痒,父女俩一路闹着笑着。而在厨房里帮她烘棉鞋的母亲,也闻声出来,骂骂他俩真是没大没小,一对痴子!

光阴荏苒,转眼间,小女儿长大

了,事业有了,正当她想着回报父母恩情的时候,那个疼她爱她护着她的,像大树一样替她遮风挡雨的老父亲,却永远地倒下了。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在生离死别的大苦大悲面前,曾经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家人挤在一起的日子,却成了她心中回不去的从前,人生最美好的岁月。

看完这则小故事,我心口暖暖的,而鼻子却又发酸,突然想起作家毕淑敏说过的一句话来: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”是啊,父母在,家就在,哪怕七老八十,在父母面前,我们永远都是那个尖不上的娃儿。

其实我也享受这种在家被父母唠叨,偶尔跟他们撒撒娇的感觉,尽管我已人到中年,头发泛白,尽管有

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有点烦。好比是那天,我要去参加文学社团的年会,主持人预先关照我说,最好能自由发挥,畅所欲言,但我这人偏内向、腼腆,从没在公开场合发过言,所以我婉拒了他们的好意,说最多啊就是照稿念念。

说实话,就是照稿念,我也怕自己出洋相,于是决定在家中二老面前“试试水”,对着他们先发个言。我念了一遍,老爸老妈都肯定了我吐字清晰、声音洪亮的特点,但在机关单位上过班的老爸,也特别指出了我语速过快、念稿不抬头的缺点,并强调一定要多读多练,熟能生巧,最好是能脱稿发言。最后二老给我加油鼓劲,说我一定行。果然,经过他们的指点,年会上的我,顺利地完成了发言,神奇的是,竟然一点也没有

磕绊,还有老师夸我讲得好。我知道,我只是念得好,这其中还有二老的功劳。

当我和妻子参加完年会,在深沉的夜色中,携手走在回家的那条石路上时,我的心情是轻快的。转过一个弯,忽地看见昏黄的路灯下,一个熟悉的略显佝偻的身影立在大门前,哦,那是我的老母亲!她知道我们快要回来了,特地下来帮我们开开门。老母亲一边走一边唠叨:怕你们没吃饱,饭菜热在锅里。大儿子你在写作业,小儿子我们陪睡了。早点休息,明天还要早起……后面的听不太清了,但我知道,我是一直被他们惦记着。

那一刻,我真心觉得:做爸妈的儿子真好!也只有在这时候,我觉得自己还年轻,还小。

故园风雨

莞水悠悠草青青

(我是谁,需要一生去琢磨) 水乡人家

莞渭陈位于温黄平原南端,它像盛开在水网地带的巨大花朵。一条莞河从东向西穿境而过,浩浩渺渺,向东去是横峰桥街,向西可达温岭街,支流密布,岸边莞草点缀,革命草、水浮莲一排排在水面漂漂荡荡,青青绿绿。

一条石板铺就的小路被称为莞路,从南往北与莞河交成十字,村部就在十字交叉处躺着,似花蕊;四个自然村散落在十字的四角各占一方,似绽放的花朵。这里是当地最低洼的地方,大水袭来,汇成一片汪洋泽国。一日下午,风娇日暖。我从莞渭小学方向走来,转过河湾,到桥头王自然村的第一排屋前,见到大队老支书。他笑容可掬,报喜地告诉我,要建立医疗室,你和蔡某被选为赤脚医生,并手指着老式屋子:就放这二楼吧。原来,大队响应上级号召,决定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。我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任务,喜上眉梢。

医务室的房子雕梁画栋,东面住着一户王姓社员,倒也通达安静。从正中进入二楼,摆放着一只大柜子,内中放置常用药品,也没其他医疗设备,有一只红十字的医药箱,里面有红药水、紫药水、碘酒、药棉、针桶和针灸等物。

我们不坐班,在有人叫时去上门,处于“运动状态”。这个医务室更多的是象征着大队合作医疗制度的诞生。开张不久,就产生了一场风波。一天,蔡某告诉我,有贼进间偷了药物。我一看,果不其然,最昂贵

的青霉素不翼而飞,还有几瓶倒去了部分。有钥匙能进去的人都被怀疑,你怀疑我,我猜忌他,闹得沸沸扬扬。大家“羊没吃着,惹了一身羊臊气”。

后来我仔细察看,楼上的窗户是可以跳进来,钥匙也可以铤出来的,在缺乏少药的时代,不干不净的人只闻说青霉素是宝贝,深夜入室偷盗也未不可。这件事从一个侧面扭曲地反映了兴办合作医疗的重要性。

对医学知识一无所知,如何行医?我们就一边参加培训,一边尝试着去,俗称“翻饭碗”。最常用的处方药的使用、针灸和草药的配方都是如此。就说开处方药吧,我去公社卫生所观摩,回来“活学活用”,如有人感冒头疼,就量一下体温,看一脚喉咙,看有点发炎伴有发热,就开出方:“xxx药,3次/日,1片/次”,医院里的字往往用英文字母代替药名,字迹潦草,一般人看不懂。我们也“依样画葫芦”,似有故弄玄虚之嫌,搞成像个有学问似的。

向书本学习是一条便捷的路。卫生所发来一本《简明针灸教程》,我如获至宝。深夜借着昏暗的灯光,细细研读、摘录,先在自己身上按图索骥,然后大胆用在实践中。

草药学书也是必读的,书中介绍了浙江地区各种草药的功效,“有图有真相”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实地学习,不可纸上谈兵。公社对赤脚医生每周培训一次,主要是到各地现场认采草药,跑遍了各

大队和邻乡。

我初中的数学老师是个“草药迷”,在课余和节假日,他常常带我到附近村庄考察,每每得到新的品种,就给我讲解,在水乡的村头地角撒下了我们的串串欢声笑语。经过一番摔打,当地草药的分布我已了然于胸。在那两年多时间里,我的足迹已遍布莞渭、横峰、琛山、马公、渭川、温岭等地的山山水水和沟沟坎坎,认识了两百余种草药,放眼望去,我看到的不仅盎然绿色,也看到遍地是宝,诚如宋辛弃疾在《满庭芳·夜静思》中所云:“一钩藤上月,寻常山野,夜宿沙场。早已轻粉黛,独活空房。欲续断弦未得,乌头白,最苦参商。当归也,茱萸熟,地老菊花黄。”

草药于我是个好朋友,它使我学到了知识,收获了友谊,是我青春存放的地方,但它又让我看到了穿过时空的悲喜和无常,留下了时隐时现的些许悲伤。我的一个至亲,在我学草药的感召和影响下,也去采草药。一天,他爬上了楼旗尖下的百丈岩,那是悬崖绝壁,他攀到顶上,一不小心,从顶端跌落下来,路人只见有人从岩顶上像“卷席筒”一样滚了下来。情况危急,好心人毫不犹豫出手相救将其送至医院,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救才苏醒过来。所幸,抢救过来了,至今健在。每每想起这一件辛酸往事,我仍心有余悸。

用草药治病的“路数”就多了,有用鲜草煎服的,有用来外敷的,